

现代欣赏趣味下的《小二黑结婚》情节解读

张 建 辉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基础部, 湖南 岳阳 414000)

[摘 要] 从欣赏趣味入手来解读金旺兄弟将小二黑、小芹押送到区公所这一情节, 我们会看到《小二黑结婚》这一主要情节的设计不够合理, 金旺兄弟没必要也不该把小二黑、小芹押送到区公所, 犯了牵人就事的毛病; 因押送区公所而导致冲突的解决由代表政府的区长亲办, 把男女主人公晾在一边, 犯了喧宾夺主的毛病。现有的情节处理既显得简单, 又违反常理, 还对人物的塑造产生了负面作用。其原因在于赵树理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党的干部而非纯粹的作家, 企图用艺术设计来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牵人就事; 喧宾夺主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6)03-0089-(04)

中国著名现代作家赵树理曾经红透了半个世纪, 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甚至被解放区的青年当作婚姻生活指南。当“革命”的激情渐渐冷却, 这位作家受到的批评多了起来, 可是很快, 有人觉得赵树理已随时代远去, 谈论他已经很不时髦了。然而, 要触摸一个真实的赵树理, 有些问题有厘清的必要。譬如《小二黑结婚》的情节安排, 现代读者认同的就不多。

金旺兄弟调戏小芹被拒绝, 他们便恼怒起来。他们认为调戏小芹碰壁, 是因为小二黑勾走了小芹的心, 所以他们对小芹的报复便从干涉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下手。作品的“斗争会”写道: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 每日怀恨, 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 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 金旺就向兴旺说: ‘小二黑是装病, 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 可以斗争他一顿。’ 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 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 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 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 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让人高兴的是, 他们的干涉不但让自己几乎下不了台, 而且还反倒使暗中倾慕的小二黑、小芹明确了恋爱关系。可气的是, 双方家长却因各自的原因坚决

反对他们的婚事。当小二黑、小芹在大窑里商量对付三仙姑办法的时候, 他们被金旺等人逮住了, 要押送到人民的区公所, 交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治。

笔者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 金旺兄弟把小二黑押送到区公所这个情节到底合不合理?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呢?

—

金旺兄弟作为解放区的干部, 他们应该知道自由恋爱在解放区是合法的。也许他们先前不知道, 在他们开了两个失败的斗争会之后总该知道了。作品写道:

村长说: “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 人家不承认是对的, 男不过十六, 女不过十五, 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 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 谁也不能干涉。”

金旺兄弟并不弱智, 应该可以推测到区公所不会为难两个搞自由恋爱的未婚青年, 也就不至于为恋爱这件事将小二黑、小芹捆送到区公所了。

自由婚恋固然没有在小二黑家乡刘家蛟形成风气, 村民们还不能坦然接受这一对自身充满诱惑的事物。但是, 自由婚恋古已有之, 对刘家蛟的村民来

[收稿日期] 2005-07-12

[作者简介] 张建辉(1962-), 男, 湖南华容人,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说也决不是新生事物。这从当地男人对三仙姑母女、女人对小二黑的那份情意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至于视自由婚恋为洪水猛兽,只是人们多从非情感因素考虑,自由婚恋才难以如愿。对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阻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干预。小二黑之父二诸葛因为封建迷信作祟,不但不愿意小二黑娶小芹,还擅自替小二黑收下了个十来岁的童养媳。小芹之母三仙姑出于想占有小二黑的卑下动机,把小芹许给一位退職军官作续弦;二是封建恶霸金旺兄弟的作梗。金旺兄弟利用解放区村民暂时的胆小怕事,一度把持了村政权,横行乡里。他们都因调戏小芹不成而怀恨在心,怪罪小二黑,千方百计要迫害他们。小二黑父亲阻挠他们恋爱是因为对儿子的爱心,小芹母亲的阻挠则是因为私心,而金旺兴旺这对年轻人的迫害则是出自对小芹的淫心。金旺兄弟以为小芹像她母亲三仙姑一样好占男人的便宜,哪知小芹“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恋爱应该说是个人化、家庭化的事,很难由外人来控制的,金旺兄弟连小二黑、小芹的族人都不是,应该没有干涉的借口,而他们作为有妇之夫,也没有追求小芹的资格。他们干涉的理由是很不光彩、难以说出口的,相信金旺、兴旺想遮掩都来不及,更不敢把这事闹出去。

再从作品表现的典型环境看,强势的金旺兄弟在自己村子里干坏事,却是相当方便。君不见金旺、兴旺兄弟俩已被区政府关押起来之后,群众在检举会上还不敢揭发!作品最后一节写道:“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可见金旺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干点什么坏事,可说是轻而易举,群众只有敢怒不敢言的份,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小二黑、小芹押离自己村子这种任他们为非作歹的“好”环境,更何况是押送到人民的区公所。再说,金旺兄弟并不是以普通恶棍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是解放区的村干部。他们干坏事,除了有一般恶棍的特点,还具有欺骗性,因为他们手中有人民给的权,以权势压人,假公济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他们会惩治对手,就正好能利用职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他们第一次对小二黑、小芹的惩治就是如此,虽然这次因为有村长的干预,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他们从这一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就是要绕过村长才行。抗战初期,他们“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足见其狡猾;刘家峻选举村干部

时,他们能抓准时机混进民主政权,尤见其政治头脑。这样的恶霸势力,他们回到解放区,是因为到其他地方对他们来说都是凶吉未卜的冒险。试想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怎么能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地惩治对手呢?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金旺兄弟决不会也不该这样做。可见,将小二黑、小芹押送到区公所这个情节是个失误,犯了牵人就事的毛病。

二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小二黑被捆之后就只能听任金旺兄弟摆布?他与小芹的恋爱只能是悲剧?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觉得小二黑可以也能够做得更出色。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能手,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正面主人公制造障碍物和敌手,并使它们尽可能地难以除去和克服。如果正面主人公的最后成功来得太轻易,那么作品就没有戏剧趣味,没有悬念。没有戏剧趣味没有悬念,读者便没有兴趣再来关注正面主人公的命运,那么,这篇小说即使主题再好,人物性格再复杂,也难以吸引读者,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现代读者对于《小二黑结婚》中捆送区公所这个情节设计的不认同,应该说主要在于小说戏剧趣味和悬念的缺失。

小二黑被恶霸捆住,还被当众毒打一顿,看客慑于金旺兄弟淫威,不敢吱声,这对小二黑可说是大势不妙。按常理,小二黑面前该是一片黑暗。作品的生活原型就是这样。村干部把那年轻人叫出去,把他痛打一顿,不想竟打死了,制造了一个上吊自杀的假象。原型故事的结局太悲惨了,赵树理不忍心小二黑像他的原型一样惨死,更想表现进步力量的胜利,特别是民主政权的胜利,因此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给故事安排了一个激励那个时代许多未婚青年的大团圆结局。这样做当然无可非议,但如何表现这种胜利,很值得人们探讨。

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看,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正面力量的胜利不可来得太轻易,应当让读者为它捏一把汗。可是,读到主人公被捆之后的情节,读者却紧张不起来。为什么?因为金旺兄弟竟然把小二黑、小芹双双押送到人民的区公所去了。小二黑当时就明白他的处境,他几乎很泰然。他说:“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还说:“送到那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而现代的读者更是知道区公所是不会为难自由恋爱的小青年的,并且也知道区公所对付几个赤手空拳的坏蛋易如反掌,读者不

必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甚至要高兴起来。这不,一到区公所,小二黑、小芹立即给松了绑,金旺兄弟倒反被区公所押起来了,此其一。其二,作品没有描写金旺的反抗,没有描写区长与金旺兄弟的交锋,读者不知道金旺兄弟用什么似是而非的罪名加在小二黑头上,也不知道区长和小二黑如何揭穿金旺兄弟的阴谋。因此这里就没有险情,读者也就没有机会为正面力量的命运担惊受怕了。再说区长与二诸葛、三仙姑的交锋吧。二诸葛、三仙姑作为解放区的普通百姓,一来他们不可能不服从民主政权的安排,二来他们愚昧胆小,没有与政府人员论辩的经验,所以区长问几句,他们答几句,他们刚要申辩,区长就训几句。他们虽有一肚子不乐意,也只好立即放弃原来对小二黑婚事不同意的强硬态度。小二黑、小芹的前路便顿时平坦宽阔,好一个大团圆结局!多种力量的较量如此平静,正面力量的胜利来得如此轻易,现代读者当然会觉得不过瘾。

小说写作行家都知道,每个短篇小说都是围绕一个大场面(即高潮)写成的。这个大场面通常是小说最后的场面。在这个大场面中,主角集中全力,用最大的努力战胜敌手,避开灾难,达成自己的目标。因此任何成功的作品都非常珍视情节的高潮,把它作为刻画人物的关键,决不会把这个主角大显身手的机会出让给次要角色的。这篇小说的主角无疑该是小二黑。他与小芹恋爱成功理当是他与破坏者、反对者直接较量的结果,而情节高潮那宝贵的篇幅该是小二黑形象熠熠生辉之处。然而,在该小说情节高潮,小二黑与小芹被政府松了绑,解决问题的人却是区长大人。显然,作者已忘记谁是作品要塑造的主角了,犯了喧宾夺主的毛病。

赵树理另一些坚定的捍卫者也许会问:难道小二黑在解放区恋个自由爱也竟然不能成功吗?回答是,在他所处的那个闪烁着情爱火苗的村子,凭他的能力,他完全能把小芹娶到家。他是打日本鬼子的高手,又是青抗先队长,就算他被羁押,他也可能逃离险境,救出小芹,跑到区公所,以政权的力量来收拾金旺等人,他甚至也可以独自收拾恶霸。若真是如此,作品的可读性无疑会增强,这个形象无疑会丰满可信得多。然而作者并没有赋予小二黑这样的闪光点,可惜!

三

作家赵树理将决胜权交给政府领导的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作家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才子佳人”模式的影响。“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因金旺的捣乱而得

以顺利实现,像古代才子佳人奉旨成婚一样幸运,他们的爱情虽遭致双方父母的反对,却得到了区长的肯定和批准,并且区长还赞扬了他们寻求婚姻自主和自由恋爱的做法。解放区的区长虽完全与古代的皇帝不同,但在才子佳人故事的情节发展上,发挥了类似的功能,或者像叙述学中经常说的,区长和皇帝在促成他们婚姻的实现上,属于同一个‘行动元’,即行动的目的、意义和方式类似。因此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与古代同类故事相似,都得到了比父母更具权威的人的批准,使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承认了他们婚姻的合理合法,从而最终以大团圆收场了。”^[1]赵树理曾坚定地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2]他还说:“中国过去有两套文学艺术,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的多一些。”^[3]可见,正是出于这样的见解,他全心投入到民间文学传统中,迎合了农村百姓的欣赏趣味。也许作家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所写的这个故事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但他一直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自觉地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且把他的读者群定位在农村,暗合了传统模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的模式,传统的技巧,这毕竟是作家最为熟悉的,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自然成了他处理农村题材的首选。

其二,由作品反映的当时的斗争形势所决定。作品所反映的刘家蛟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村长是民主政权上级派来的,不了解村里的情况,而几个当地干部却不怎么管事,所以把持村政权的是封建恶霸势力金旺兴旺兄弟。这两兄弟披着村干部的外衣,经常干着他们以前所干的不法勾当。群众对他俩虽然恨之入骨,可是即使区公所把他们扣押起来了,群众还是有顾虑,不敢揭发金旺弟兄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新政权撑腰,是不可想象的。”^[4]自由恋爱成功与否,在现代人看来,那完全是个人的事。可是,在当时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农民中间,自由恋爱还真不是男女双方能说了算的。“在《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中,他到底表达了什么呢?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吗?不是,他要传达的是:爱情,这样一件本来十分纯粹的个人化事件,

只有当它依附于新政权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赵树理在此叙说的不是曲曲折折的个人化爱情波折,而是一件政治化、权力化的婚姻事实。”^[5]也正因为如此,解放区的青年是那么的热爱这个小说,它让他们从中受到启发,得到鼓舞,看到自己婚姻的希望。

其三,解放区工作的需要。作家赵树理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而当他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又是八路军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干部。身上的责任使他首先认为应该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传达党的指示精神,让村民服从新政权的领导。他的小说本身也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创作实际上也是为他工作中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6]他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他的作品也不是表现风花雪月式的爱情供人消遣,他要用作品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在他这样的干部看来,最佳途径当然莫过于由政府出面干预,而不是由个人通过激烈的反抗来解决。

我们清楚地看到,作品情节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是作家审美趣味的驱动,是作家受到的时代的局限,也是作家主动地、理性地与当时斗争需要的配

合。前辈作家赵树理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透视生活,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的胜利,讴歌农村中开明、进步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因素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讴歌了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这很可贵,《小二黑结婚》因此而被公认为小说名篇,过去有许多教材都选入此篇。认识到白圭之玷,有助于人们更理性地对待历史、对待文学。

[参考文献]

- [1] 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小二黑结婚》的神话原型解读[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3-4.
- [2]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M]//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9.
- [3] 陈侠.“文摊”上的一枝奇葩[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0(2):21.
- [4] 何波.解放区小说喜剧性结局浅议——以《小二黑结婚》为例[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
- [5] 唐克龙.《小二黑结婚》: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整合[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58.
- [6] 赵树理.也算经验[N].人民日报,1949-06-26.

[责任编辑:夏畅兰]

Comprehending the Plot of a Story "Xiaoerhei's Marriage" in Modern Appreciation Taste

ZHANG Jian-hui

(Hunan Vocational National Institute, Yueyang, Hunan 414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ppreciation taste, comprehending the plot of Jin Wang brothers taking the boy Xiaoerhei and the girl Xiao Qi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 think this main plot is unreasonably designed in the story "Xiaoerhei's marriage". Jin Wang brothers don't have to and shouldn't have taken them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is an error of letting things decide people's mind. And the solution to that conflict caused by the escort, has been dealt with by the town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instead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s. This also makes a mistake of that the sauce is better than the fish. Present management of the plot looks like not only simple but abnormal, and has a side-effect to portraying hero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author (Zhao Shu-li) consciously made himself a cadre of the Party, not a completely writer, hoping to use art design to solv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working.

Key words: comprehending plot; appreciation taste; letting things decide people's mind; the sauce is better than the fish